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黑夜鸟

THE NIGHT ELVES



黄颖曩◎著

HUANGYINGZHAO
WORKS

之黑
主



2012年最值得期待的幻想史诗

一位少年的成长史诗，一条山林部族的存亡之路，一场背负命运恶毒诅咒的自我救赎……

厄夜里永不栖息的飞鸟啼鸣出一首首黑暗陨歌

唯有坚韧纯净的心才能开启绝境的封印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黑夜鸟

THE NIGHT ELVES



之
黑夜隕歌

黄颖墨◎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夜鸟之黑夜陨歌 / 黄颖翌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5重印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ISBN 978-7-5148-0552-9

I. ①黑… II. ①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6793 号

HEIYENIAO ZHI HEIYEYUNGE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冯臻

插图: 韩磊

封面绘图: 古戈力

著者: 黄颖翌

美术编辑: 高煜

责任校对: 袁大威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htt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8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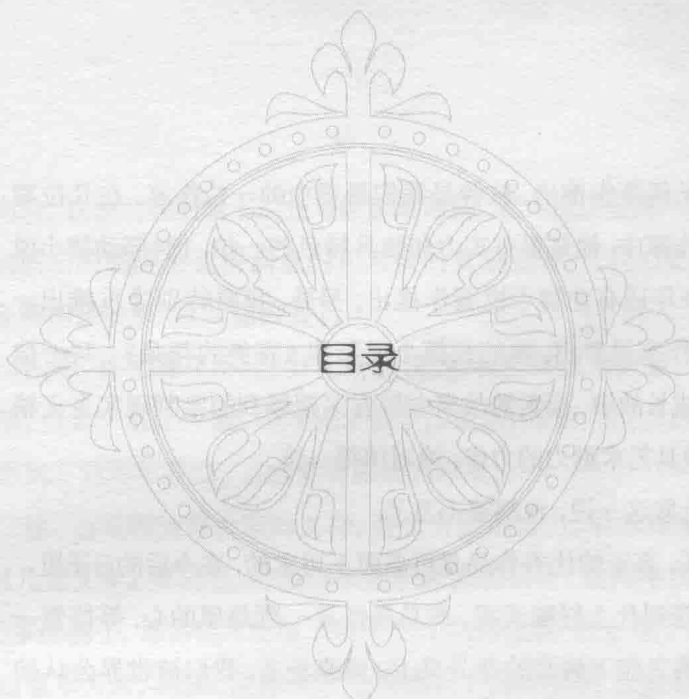
字数: 276千字

印数: 20001-30000册

ISBN 978-7-5148-0552-9

定价: 26.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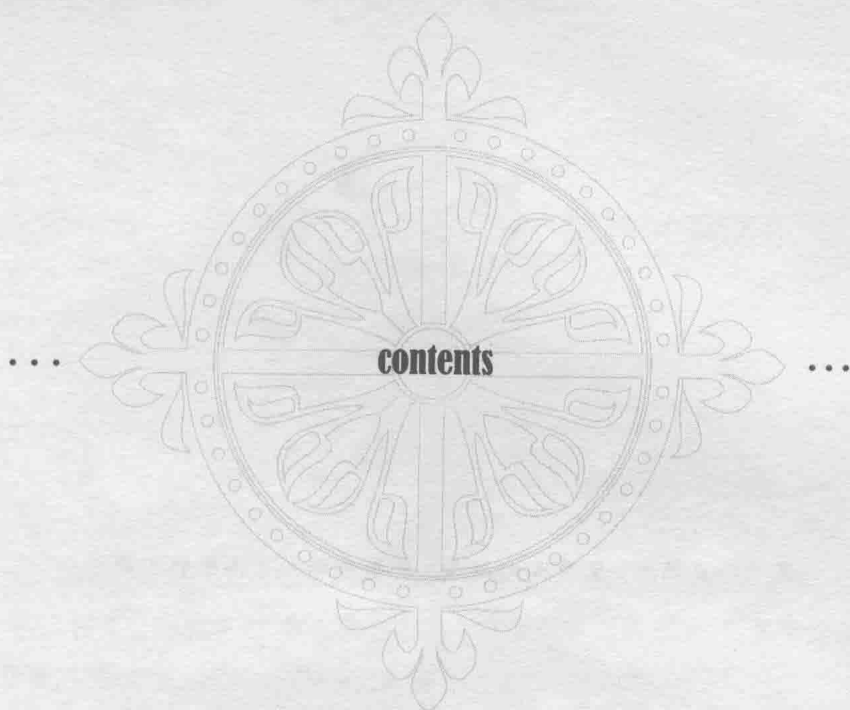


...

目录

...

001	第一章	异人的预言
016	第二章	夜夕坳
030	第三章	呼努节
043	第四章	遥远森林
057	第五章	闯入者
069	第六章	黑夜陨落
084	第七章	尖耳人
097	第八章	夜巫指环
111	第九章	被驱逐
124	第十章	燃烧的锻炉



137	第十一章	黑牢
150	第十二章	中计了
164	第十三章	打败尖耳人
178	第十四章	冬临节
192	第十五章	沉睡! 沉睡!
206	第十六章	重返夜夕坳
219	第十七章	另一个预言者
232	第十八章	失落的钥匙
245	第十九章	三只眼睛
258	第二十章	打开绝境之门



第一章 异人的预言



接连下了好几天的倾盆大雨，山林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湿衣服，从树叶上、枝条上和崖壁上，任何地方都往下流淌着哗哗的雨水，每条溪流也在暴涨，不仅耽搁住了猎人们的行程，还引发了凶猛的山洪。

被派到谷道去探路的年轻猎人泰安带回消息，洪水涌进谷道，卷走木桥，猎人们回家的道路被阻断了。

“我们只能绕过谷道，沿珍珠溪返回夜夕坳。”憨厚、壮实的那和，是泰安的小跟班，他今年十四岁，虽然总被泰安捉弄，可仍喜欢跟这个长他几岁的促狭猎人待在一起。

“从这里去珍珠溪，势必穿过异人^①的领地。”队伍里最最年老的猎人葛佬皱起眉头。

“那是半月部落的领地。”泰安补充说。

不过葛佬撇了撇嘴，那表情像是在说，不管是哪个部落，他都不想招惹异人。

“那样可能会引来半月部落的误解，认为我们是故意侵犯他们的领地，”播谷阿夏^②在他光秃秃的脑门儿上挠了挠，他想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是穿过异人的领地，是最近的一条路，如果我们退回到猫头鹰桥，从那里折返，至少要多花上两天时间，呼努节^③转眼就要到了！”

“只是从领地的边界上穿过，没人会发现的，”泰安不以为然，“也常常有不同部落的异人在我们山林的边界上出现。”

“你看到的通常是老人和女人，可我们却是成群结队、带着砍刀和弓箭的猎人！”播谷阿夏提醒他。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远离异人的好，你们知道，他们跟夜妖^④有说不清的瓜葛。”葛佬压低声音说，就好像异人们的耳朵能伸到附近似的。自从葛佬的膝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他走路就变得越来越艰难，等到他七十五岁来临，他终于决定要安享晚年——夜夕坳里很少有猎人能顺利活到这个岁数，他们总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死于猛兽爪下，或是在山里发生意外。这是他最后一次狩猎，他一路上都在跟每个人说，他只想顺顺当当回到山坳，可不想招来什么意外的麻烦。

“哈，葛佬，你也信萨娑婆^⑤的鬼话，”泰安捏起喉咙，学萨娑婆发出尖厉高亢的声音——这个活泼的年轻猎人能惟妙惟肖地学每个人说话，他总是把伙伴们逗得哈哈大笑，“那些异人，把灵魂卖给了‘夜妖’，世世代代都是‘夜妖’的奴隶，他们残忍、噬血，最喜欢吃小孩子的心肝……”

那和忍不住嘿嘿笑起来，他吭吭哧哧地说：“我见过一个又老又驼的女异人，那是个风民，她想用一把嵌着珍珠石^⑥的匕首和两兜炒熟的苦麻叶^⑦，跟我换夜巫制作的巫药。”

“她没抓住你，把你的血喝干吗？”泰安把声音压得很低，怪腔怪调地问。

“没有，我想她更喜欢喝苦麻叶茶。”那和回答。

葛佬听不出来他们的打趣才怪，他沉下脸，怒火在他的目光里闪耀：“即使异人不是夜妖的奴隶，他们也的确很古怪，他们不敬畏黑夜。”

“九羿，你怎么想？”播谷阿夏扭过头问。

另一个年轻猎人，站在播谷阿夏背后的树杈上，他在观察天气。

“雨要停了，雨水终于要过去了，天气很快会转好的。”年轻猎人九羿从树上跳下来，他大概二十岁左右，脸庞棱角分明，眼神像山豹一样锐利。他是猎人中的佼佼者，最近，在猎人们当中确实也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播谷阿夏有意让他接替自己阿夏的位子。当然，那得在播谷阿夏老得打不动猎的时候。现在，播谷阿夏虽然年近六十，但是壮得就像头野牛。

“穿过异人的领地，还是返回猫头鹰桥，你怎么看？”播谷阿夏问他。

“阿夏，”九羿回答，“我们别无选择，嚎哭洞里现在一定灌满了水，如果往回走，我们就找不到过夜的地方。”



“没错，嚎哭洞里千疮百孔，肯定像个水潭，”泰安连连点头，“我们没办法睡在水潭里。”

“风眼窟呢？蝙蝠窝也是个干燥的洞穴，或者兽牙角怎么样？”播谷阿夏说，猎人们对山林里的每个洞穴都了如指掌。

“它们全都在一天的路程之外。”九羿摇摇头。

“看来今晚只能赶到珍珠溪边的猫屎洞过夜。”播谷阿夏终于做了决定，“告诉大家，我们将从异人的领地穿过。不过，每个人都给我记住，”他郑重地提醒，“别在异人的领地射杀任何猎物，哪怕一只兔子。”

正打瞌睡或是聊天的猎人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按照惯例，将二十六人的队伍分成三个部分：四人是“眼”，走在队伍的最前端，负责发现猎物和查看山路的状况；十四人是“牙”，他们紧跟在“眼”的背后，当“眼”发现猎物，“牙”将像猛兽的尖牙一样，用弓箭和砍刀将猎物杀死；剩下的就是“肩”，他们跟在队伍的最后，负责抬运所有猎获。

雨后的森林，苔藓湿滑，道路泥泞，猎人们的靴子上裹满了湿泥，就像石头一样沉重，走得更加缓慢。他们穿过一片紫盐木树林，进入长满幻色草[®]的平缓坡地。猎人们管这里叫做“草湖”，因为远远望去，随风摇摆的幻色草，看起来就像涟漪荡漾的湖水。

现在是秋天刚来临的时节，幻色草的颜色从夏天的蓝紫变成火一样灿烂的赤红。到了冬天，它们就会变得像雪一样白。再到来年春天，幻色草又变成粉粉嫩嫩的绿。因此，颜色绚烂的幻色草是女人们最喜欢的染料，她们用这种植物来染布料、染手指、染嘴唇，染一切她们想染的东西。

“草湖”里的幻色草长得很高很茂密，“眼”的四个猎人最先进入“草湖”，转眼就被赤红色的草浪淹没了。

“九羿、泰安，你们在哪儿？”那和在草丛里张望，并且气急败坏地喊。

“在这儿哪，”泰安从他背后跳出来，“你跑那么快，赶去猫屎洞闻猫屎吗？”

“原来你们在我后面！”那和放心地笑了，“猫屎洞里，真的有很多猫屎吗？”

“蝙蝠窝是不是有很多蝙蝠？”泰安反问。那和点了点头。

“所以，猫屎洞里遍地都是猫屎，山猫就爱在那里拉屎，”泰安凑近那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吓唬他，“还有噬血山猫，牙齿有一尺来长，它们最恨拉屎的时候被打扰，长牙就是用来戳人心窝子的。”

“九羿，这是真的吗？”那和有点害怕，他紧紧抓住刚赶来的九羿的胳膊。

“猫屎倒有，什么噬血山猫都是他瞎说的！”九羿无奈，“泰安，你什么时候才会变得正经一点？”

“我才没瞎说，我一直都很正经！”泰安做了个鬼脸，但是他忽然咒骂起来，“鸟屎、狼屎、山猫屎！”草茎缠住了他的脚踝，让他摔了个狗啃泥，那和捂着嘴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突然，短促的哨音从山坡的那面传来，一声以后，第二声变得更加高亢，那是发现猎物的信号，让九羿警觉起来。

“允颉有新发现。”九羿兴奋起来，像支箭一样冲出去，冲出赤红的幻色草波浪。

那和紧跟在他身后，泰安也飞快地从地上爬起来。他们重新进入一片幽暗的树林，当他们进入茂密树林的深处，看到允颉正蹲在一棵毒蛇树下。

“一头猓豸^⑨留下的踪迹！”允颉兴奋地说。他大概十二三岁，可是脸上总露出一副被吓坏的神情，跟他那身簇新、精美的猎人装扮实在不太相称。

“眼力不错，这确实是猓豸留下的痕迹。猓豸的足迹跟猓豸的足迹很像，即使是老猎人也有时会弄错。”九羿夸奖男孩。他一直担心，去年刚成为猎人的男孩允颉，总是表现得很怯懦，不过，现在是给他信心的好时机。

“猓豸喜欢在树上磨角，你看，那棵树上有它用角蹭过的痕迹。”允颉的神色有点得意。

“你很细心，这是猎人……”

九羿夸奖的话还没说完，就从他的背后传来了窸窣窸窣的脚步声，眨眼工夫，播谷阿夏带着“牙”的大部分猎人冲进树林。他们沿着猓豸的足迹继续查看，有个猎人发现了一堆褐色的圆形粪便。

“这是头母豸，个头很大。”九羿根据粪便的形状辨认出来。

“身强力壮的母豸！”播谷阿夏喜笑颜开，可是他的神色突然变了，

“等等，那是什么？”

粪便中间露出一截红色的草根，泰安用树枝拨开粪便，红色的草根整个露了出来，他说：“幻色草根！”

“只有哺乳的母豕才吃这玩意儿。”播谷阿夏叹着气说。

“这么说它还带着小崽？”那和不明白播谷阿夏为什么叹气，他倒是高兴极了，“抓住小崽，可以交给我弟弟驯养，他一直想要一只。”

“你要是不想活了，就去抓吧！”播谷阿夏当头朝他泼了一瓢冷水，“哺乳的母豕只要感觉到威胁就会发狂，我曾经见到两只山豹惨死在母豕的弯角下。”

“啧啧！”泰安发出惋惜的咋舌声。

“我们继续往前走吗？继续走，就可能会遇上它。”葛佬问。

“最明智的做法是，我们绕开前面这片山林。”播谷阿夏回答。

这样一来，猎人们不得不翻越一段更为陡峭的山坡，穿过险窄的燕子岩。道路虽然艰险，但是猎人们知道，相对于后面的行程来说，这实在不算什么。

穿过燕子岩后，猎队开始踏入异人的领地。山林仍是山林，但是葛佬却说，这里的一切，岩石、树木和泥土的味道都有种说不出的古怪气息。于是猎人们越发紧张，不仅每个人的脚步变得更加谨慎，连呼吸都忐忑不安起来。

在异人的山林，有些地方隐藏着捕猎的陷阱，轻轻一触，立刻会引发藏在苔藓下的绳网向上收拢，或是安放在树枝上的弓弩射出利箭，掩盖在泥土下的陷坑往下陷落。

九羿带领着“眼”，更加仔细、谨慎地查看山林的状况，等到顺利穿越一段山林后，他们才小心地发出信号，让“牙”和“肩”沿着他们留下的标记继续前行。

猎人们穿过阴暗潮湿的沟壑，又穿过藤蔓垂挂的密林，到达苦麻叶茂盛的谷地。在那里，鲜嫩的苦麻叶刚从枝头生长出来，嫩芽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允颌摘了一片，扔进嘴里咀嚼起来，可是紧接着他又愁眉苦脸地吐了出来。

“有股异人的怪味道！”允颉嘟囔着说。

那和立刻丢掉了刚摘下的一大把嫩苦麻叶，可是泰安却一路大嚼特嚼鲜嫩的苦麻叶，并且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嘲笑那和：“蠢货，所有苦麻叶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那和后悔死了，可他再也没有找到那样鲜嫩的苦麻叶。

从谷地再次进入树林后，猎人们终于松了口气。这里是异人领地的尽头，翻过一个山头，他们就能到达珍珠溪的下游。

尿急的泰安躲到树后去尿尿，可是尿完以后，他却突然冲那和吹了个呼哨。那和莫名其妙地走过去，立刻兴奋地嚷嚷起来：“九羿，快看，又是一头猓豕。”

“你们别忘了，这里仍然是异人的领地。”九羿提醒他们。

“看看又不会死！”泰安满不在乎地说，可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急促，“九羿，你猜怎么着，又是那头哺乳的母豕！山林母亲，它跟上我们了！”

“它的足迹和粪便都很新鲜，看来就在这附近！”那和说。

“什么？它……它从哪里跑过来的？”九羿大吃一惊。

那和取出弓箭，他仍然在惦记母豕的幼仔，可是泰安却制止了他：“别鲁莽，会惹来麻烦的！”

“我们该怎么办？”允颉紧张地问。

九羿冷静地思考了后，决定去查看一下附近的山林，弄清楚这头母豕的情况。他让泰安跟自己一起去追踪母豕，泰安总有好多鬼点子，也许他们可以想办法把母豕赶得更远一点，让猎队安全地通过这里。

“那和你留下守在这里，允颉去给播谷阿夏送个消息。”九羿对两个稚嫩的猎人说。

“我们可以把它赶到珍珠溪那边，再想办法射杀它。”那和完全忘记了播谷阿夏的警告。

“快忘掉那头幼豕，乖乖待在那棵树上，等播谷阿夏来！”泰安狠狠在他脑门儿上敲了两下，再次对他警告。

那和只好乖乖爬到树上。

在浓密树荫的掩映下，九羿与泰安追着猓豕的足迹深入异人的领地。

他们躬着身体，踏过被雨水泡烂的落叶，踩过在泥土中腐烂的断枝，跃过低矮的山丘，像两头敏捷、轻盈的山猫一样翻过山坡。但是在一条清浅的溪流前，猊豸的足迹忽然消失了。直到九羿和泰安走进一片潮湿的泥沼地里，才又重新发现了它的足迹。从足迹来看，猊豸穿过泥沼地，进入了北边的山坡。

九羿和泰安继续跟踪足迹爬上山坡，他们发现了一棵拦腰断裂的大树，在断裂的树干边，母豸留下了最新的足迹。

“这头猛兽就在附近。”九羿提醒泰安。

于是，他们的脚步变得更轻，避免惊动母豸，但是突然，一声猛兽发怒的低吼从树干的另一侧传来。

泰安爬到树干上，朝另一侧探头张望，他的嘴里发出“嘶嘶”的响声，就像冰块在冒冷气。

“那头母豸就在我们背后？”九羿紧紧靠着树干，压低声问。

“眼红得吓人，怕是要发狂，”泰安悄无声息地从树干上滑下来，“那个异人女孩十有八九要没命了。”

“哪里有异人女孩？”九羿很惊讶。

当他把头探出树干时发现，断树的另一侧，站着一头小山包大的母豸，额头上锋利的尖角轻微地摇晃着，眼睛红得就像两团炭火，嘴里发出狂躁的吼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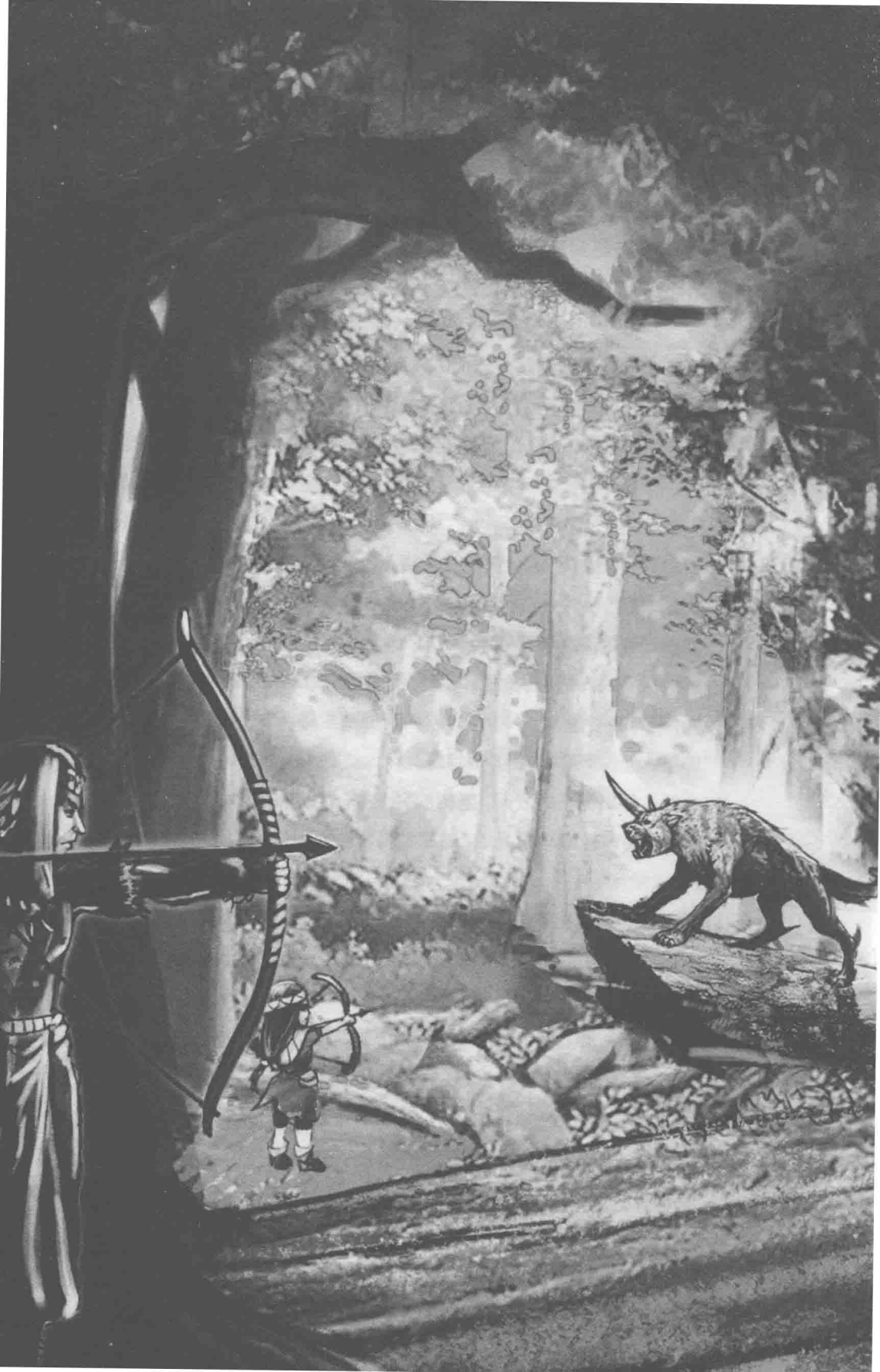
在离母豸不远的树下，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异人女孩在跟它对峙着。女孩举着一把玩具似的小弓箭瞄准母豸，不过她很清楚手里的弓箭能射死母豸的机会很小，所以坎肩下的肩膀一直在抖个不停。

九羿从树干上滑下来，他已经找到一个射杀母豸最有利的地方，就在女孩背后的树下。他取出弓箭，用最轻的脚步朝那里挪动，但是泰安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你疯了！我们不能在异人的领地射杀猎物！”

“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女孩惨死在母豸角下。”九羿的表情很坚决。

“可是……”泰安仍然认为不妥，但是他想不出反驳九羿的理由，只好



松开他的手臂。

他们悄悄地移动到女孩背后。九羿拉开弓箭，他瞄准了母豕的额头。豕的要害就在额头上两角之间的地方，那里有个往下凹陷的缝隙。一声箭响，长箭的箭镞闪着寒光，越过女孩的头顶朝豕的额头刺去，但几乎就在同时，异人女孩突然往身旁的空隙挪动了一步，于是母豕的脑袋跟着她微微一偏。

箭射中一只血红的眼睛，母豕发出令人心惊胆寒的吼叫，顿时疯狂地朝女孩扑去。九羿朝泰安踹了一脚，泰安于是连滚带爬地扑向女孩，抱着她滚到一边。而九羿飞快地抽出第二支箭，在母豕低头冲刺的瞬间，不偏不倚射中它的额头。母豕摇晃了两下终于倒下，巨大的身躯把泰安压在底下。

“山林母亲！”泰安发出凄厉的惨叫。

九羿连忙丢下弓箭跑过去，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母豕推开。女孩先爬出来，然后是泰安。

九羿把异人女孩扶起来，她太害怕了，浑身还在抖个不停。九羿冲女孩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别怕！你从哪里来，怎么会独自在山林里？”

黑糊糊的泥土虽然沾满了女孩的脸，却无法遮掩她清澈的眼睛，里面仿佛有溪水在流淌。她的眼睛一只很黑，黑得像深夜的天空，另一只是淡淡的紫色。

女孩慢慢停止发抖，显示出超过她年龄的坚强，她用稚嫩的声音回答：

“我是，半月部落的预言者，嫫姜。”

“预言者？你能预言什么？”泰安好奇地问。

“预言者的眼睛，能从风、树叶、花瓣、溪水……一切东西里面洞悉未来。”女孩挑了挑像男孩一样又粗又黑的眉毛。

“那你能看到我的未来吗？”泰安觉得有趣极了。

异人女孩向泰安摊开手心，嘱咐他：“去找一样东西，树叶、花瓣、泥土、水，任何东西都行。”

泰安就在身后弯腰拾起一块带着泥土的褐色石头，轻轻放在女孩摊开的手心上。异人女孩端详着石头，当她的眼睛转动时，隐约有道紫色的光芒在石头上流转。

“我看到星星，一颗很美的星星。”女孩把石头还给泰安，“星星会给你带来幸福。”

“星星？什么星星？这是什么预言？”泰安傻乎乎地问。

但是九羿却好像明白了，他在泰安肩头擂了一拳，哈哈大笑起来：“笨蛋，你不是一直很想摘到‘夜夕劫最美的星星’吗？”

“红桑，你是说红桑？”泰安的表情忽然变得扭捏，脸也变得通红，就像用幻色草染了色一样。他为了掩饰害羞，于是连忙把话题转到九羿身上，他指着九羿问异人女孩，“那你说说，他的妻子乔些，是会生下一个健壮勇敢的男孩，还是一个漂亮乖巧的女孩？”

“你想知道吗？”异人女孩歪着头问。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九羿都会同样爱他（她），可他也觉得很有趣。于是他环顾四周，寻找他想交给预言者的东西，不是石头、不是树叶、不是花朵……当他看到嵌在母獬额头上的长箭时，他径直走了过去。

那支沾满血迹的长箭，被放在异人女孩的手掌上。女孩研究着箭尖上的血迹，时间比为泰安预言要久得多。

“黑暗，”女孩的神色很古怪，她紧张得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起来，仿佛不确定她所看到的预兆，“他……被黑暗……包裹着……他将带着最……浓稠的黑暗而来……”

“那是，什么意思？”九羿愣了。

“呸呸呸，胡说八道。”泰安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认定听起来似乎不怎么吉利。

短促的呼哨声从他们背后传来，那是那和对他们发出的信号，询问他们是否安全。泰安用手指吹出一长一短的高亢哨声回应。声音穿过山林，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播谷阿夏带着那和、允颀还有“牙”的猎人们陆续出现。

看到死去的母豸，猎人们的神色顿时都变得紧张。虽然母豸的个头让人咋舌，可是这个意外的收获，很有可能引来与异人部落的纷争。播谷阿夏绕着母豸走了一圈，他的脸色愈发阴沉，喝令所有猎人们都不许靠近猎物。

那和望着母豸惋惜地叹气，突然，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又走回来问坐在树下休息的葛佬：“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我老了，耳背着呢。”葛佬以为那和捉弄自己，不高兴地说。

“真的，有东西在叫唤，”那和突然跳起来，“幼豸，是幼豸的声音。”他兴奋地喊着，一头冲进幼豸藏身的山林。

他的背影刚消失，一声尖锐的箭哨突然响起，哨音过后，那和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那和受伤了！”允颌喊叫起来。

“是异人！”播谷阿夏的脸僵硬得就像结冰的湖面。

异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他们就像一群山豹那样敏捷，只有无数次穿过山林和谷地，直到脚掌长出一层像野兽脚爪下的厚厚的肉垫，步伐才能这样轻盈而稳健。从脚步声判断，异人足有三四十个。

“既然他们来者不善，就让我们跟他们比比谁的箭快吧！”泰安抽出长箭，搭在弓上。

“那还等什么！”脾气暴躁的猎人火栗从腰上抽出砍刀。

接着，第三个猎人搭起弓箭，第四个猎人举起砍刀，猎人们的怒火像干燥的柴草一样，迅速被点燃了。他们愤怒地咒骂着，摩拳擦掌地准备迎战，有人躲藏到可以出其不意攻击异人的树后，还有人爬到隐蔽的树上，打算从那里伏击。

“放下，全都放下弓箭！我们不是来和异人打仗的！泰安，你给我从树上滚下来！”播谷阿夏脸色铁青地朝猎人们怒吼，“这会变成一场流血之战，我们必须跟他们谈判！”

“已经是一场流血之战了！”泰安说。

“那你希望血流得更多吗？”播谷阿夏快气疯了。

九羿是第一个冷静下来的猎人，他分析着眼前的情势，对愤怒的猎人们说：“异人的人数比我们多，并且这是在他们的领地上，还有更重要的是，那和在他们手里！”

“我们也有人质。”火栗从人群中抓出异人女孩，他像鹰隼抓着小山鸡一样拎着女孩，女孩惊恐地睁大眼睛，露出恐惧的表情。

“别伤害她，”九羿从火栗的手里抢过女孩，“她只是个孩子！”

“她是异人的孩子！”火栗瞪着躲到九羿背后的女孩，不满地说。



“他们来了。”埋伏在最远处的花虫子发出警告。

随着沙沙的脚步声，异人在摇曳的树影中出现。他们穿着钉满铜钉和铜环的兽皮坎肩，坎肩上用赤红色颜料绘着半月形的标记。他们的箭已经搭在弦上，寒光在箭尖上闪耀，而箭尖对准了树林中猎人们的胸膛。

“我是半月部落的朔^⑩，召炎！”异人当中，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按照山林的规矩向夜夕族的猎人们通报自己的身份。

播谷阿夏越过其他猎人，用首领间的礼节远远地向召炎朔行礼。他回答：“我是夜夕族的播谷阿夏。”

“夜夕族人？你们为什么侵犯我们的领地？”召炎朔的目光里燃烧着怒火。

“这是一个误会，请你听听我们的解释。”播谷阿夏尽力缓和剑拔弩张的气氛。

“误会？”召炎朔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的阿黎可说过：‘只用眼睛看，别用耳朵听！’”

异人们发出嘎嘎嘎刺耳的笑声，让猎人们忍不住想把他们的喉咙堵上。可是播谷阿夏若无其事地等到笑声停止，他才用温和的语气反问召炎朔：“那你们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你们越过边界，在我们的山林里打猎，那头死掉的母豕就是最好的证据，还有——”召炎朔朝他的族人挥动手臂，“把那个笨家伙带过来！”

那和被捆绑着双臂，从人群背后被推推搡搡地带出来，他的肩头中了一箭，不过伤势似乎并不严重，流血已经止住。异人们又牵出两头滚圆的幼豕，它们张着还没褪尽乳毛的嘴，嗷嗷吼个不停。

“我们看到，他在我们的领地里面追捕幼豕！怎么样，这下你们没法抵赖了吧？”

“我只是想，想瞧瞧幼豕……”那和竭力解释。可是离他最近的塌鼻子异人，用刀柄狠狠撞击他的肚子，那和顿时疼得闭上了嘴。

“你们住手！”播谷阿夏愤怒起来。

所有的猎人都愤怒起来。

九羿却退到人群背后。他记起那个异人女孩，她说她也是半月部落的，